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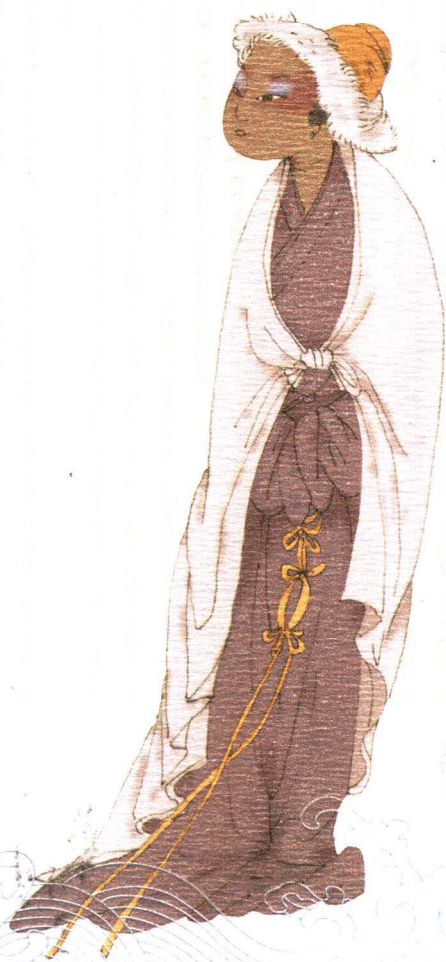
高陽

作·品·集

中日兵戎相见 名将名妓共演历史剿倭大戏

大明名妓王翠翹

上册



(台湾) 高阳



大明名妓王翠翹

上册

(台湾) 高阳◎著

版权图字：01—2004—62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名妓王翠翘 / 高阳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12

(高阳系列)

ISBN 7-80130-946-4

I. 大... II. 高...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815 号

高阳作品集

大明名妓王翠翘

著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韩金英

特约编辑: 王 英

版式设计: 领读工作室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邮 箱: unitypub@tjpress.net

65228880@tjpress.net (投稿) 65133603@tjpress.net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38.25

字 数: 66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30-946-4/ I · 61

定 价: 49.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

代

序

001

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秀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宫闱秘闻、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

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来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宫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么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 / 韩金英

目 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001
01 倭寇入侵	002
02 朱纨剿匪	011
03 汪直潜逃	022
04 涂海识诡计	036
05 毛猴子失算	049
06 阿狗救王翠翘	063
07 涂海入空门	078
08 赵文华参张经	091
09 赵文华打倭寇	106
10 下毒杀倭寇	123
11 张经革职	155
12 赵文华贿严嵩	169
13 明山作内应	184
14 王翠翘涂海重逢	199
15 江稻生误判	214
16 卜卦示凶吉	228
17 江稻生之死	238

18 阿狗结婚	253
19 罗文龙赠陈东宇	271
20 吴四漏网	282
21 心病还需心药医	305
22 涂海劝降	339
23 阿狗偶遇王翠翘	348
24 和尚配尼姑	362
25 翠翘入空门	395
26 素芳舍命救阿狗	410
27 活捉吴四	441
28 吴四之死	459
29 砚台赠名士	472
30 “赛虚中”算命	494
31 汪直欲投诚	507
32 翠翘拜义母	522
33 王翠翘还俗	536
34 王翠翘涂海成婚	559
35 王翠翘从容赴义	581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598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600

01 倭寇入侵

嘉靖二十六年六月，日本的贡船，同时也是“勘合贸易”船，到达明朝惟一开放给日本的宁波海口。共是四艘双桅大帆船，六百名身份极其复杂的日本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九州西南，如长崎、萨摩、大隅一带的海盗。中国人叫他们“倭寇”。

日本执政的将军义晴所遣的正使策彦周良，照例向宁波的地方长官申请入口，缴验“勘合”。这是永乐初年的约定，日本来中国的贡船与商船，中国去日本的使节船与商船，都须携带礼部制定的勘合，每船一道。中国船所持的是“日”字号，日本船所持的是“本”字号。策彦周良呈验的勘合，乃是嘉靖十九年所新颁，从本字一号到四号，与底簿所载，完全相符。

此外不符定制的地方就很多了。第一，规定十年一贡，上次贡期是嘉靖十八年，应该在二十八年再次入贡，如今来早了两年。

其次，船与人都有限制。最早的约定是：“船止二艘，人止二百，违例即以寇论”，宣德七年又“审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现在船多了一艘，人超过一倍。宁波的地方官，不敢擅自做主，星夜飞报杭州的浙江巡抚朱纨。

朱纨是苏州人，秉性刚强，朝廷将他由南赣巡抚调任浙江，并“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就是因为他勇于任事，特赋以防止倭患的重任。到任一年以来，他已深知倭患所以猖獗的缘故，所以一面断然拒绝策彦周良的要求，命他即时回国，到后年再来；一面飞飭“福建都指挥僉事”卢恺，对双屿地方，严密戒备。

果然不出朱纨的意料，策彦周良不曾率船回国，而是改投双屿暂泊。

双屿是宁波外海的一个小岛，本来是海盗盘踞之地，而从嘉靖初年，废止“宁波市舶提举司”，停止了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以后，双屿就成为走私的中心。其中大私枭有两个，各领一帮，一个叫李光头，是福建人，另一个叫许栋，是徽州人。许栋的势力又大于李光头，主要的是因为许栋有个极得力的副手，籍隶徽州绩溪的汪直。

当策彦周良在宁波投文时，汪直就在他船上。朱纨之必然拒绝贡船入口，早在汪直计算之中，所以通知一到，立刻为策彦周良作向导，引船到双屿下碇。四船私货，包括数千把削铁如泥的“倭刀”在内的商货，自然亦都由许栋和汪直经手了。



但是，尽管许栋和汪直好言慰问，刻意交欢，策彦周良却总不肯让汪直卸货。因为货色一交出去，货款却不知何日可以收回。

“你请放心！”汪直拍胸担保，“你在这里玩一年，明年再请入贡。那时候货款都可以收齐了，你要办的货色也可以办齐了。包你一回去就会受‘将军’的重赏。”

策彦周良闭目垂首，不置可否。汪直的“甘言”可以打动别人的心，对他却无用处，因为他了解汪直的口蜜中隐藏着腹剑，更因为以他的身份、修养与使命，不能与汪直同流合污。

“我要与副使商议。”策彦周良终于有了答复，“八年前，硕鼎君遇事都先与我商议，我很佩服他，应该照他的方法去做。”

八年之前，策彦周良曾经由宁波经杭州、苏州、南京、扬州，循运河直达通州，再经天津而抵达京城。那时他是湖心硕鼎的副使。

从永乐以来，日本遣派到明朝的贡使，国书上虽称“日本国王”，实际上是将军的使者。这一名不符实的情况相沿成例，是出于国际上一个罕见的错误——惠帝在位时，朝廷不了解日本自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天皇大权旁落，已有两百年之久。因而误以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赐以玺书。足利义满精明有为，为了贪图与明朝展开贸易的大利，乐得将错就错，以日本国王自居。这样，遣派明使的全权，亦就归于将军了。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遣明的正副使，都由“京都五山”的僧侣中遴选。所谓“五山”之出，指寺而言，而京都五山则实有六寺，按等级依序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之外，另以南禅寺冠于五山之上。策彦周良就是南禅寺的僧侣，选派僧侣充任贡使，不仅因为他们与室町幕府有特殊的关系，而且也因为他们“读书人”，优于学问，长于文笔，精于应对，同时了解明朝的国情。

策彦周良是第二次充任贡使，对于明朝的国情自更了解，尤其是对于他本身及他所要维护的幕府的利益，格外清楚。中国是礼仪之邦，即使自以为“天朝大国”，有时自大得可笑，但怀柔远人的政策，却是亘千年而不变的。他记得嘉靖十八年初度奉使，一到宁波便被延入“嘉宾馆”，地方长官大排筵宴，几无虚日。北上之时，沿途都有周到的照料，到京住在“会同馆”，呈递国书、觐见皇室之后，接着便是赐筵、赐珍物，以及达官贵人的丰盈馈赠。

正式的任务，便是这样轻而易举，然后就都是自己的事了。在会同馆就可以将带来的货物，待价而沽，当然，刀剑之类作为贡品，其实是商品，一经缴入兵部武库，不愁户部不发优厚的代价。

归途中乐事更多，除了自由贸易以外，还可以饱览名山大川，访问文人墨客。中国有句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策彦周良看，惟有人明的万里之行，才真是不虚此行。

可是，策彦周良此时的感想，却是深悔多此一行，在去留两难，焦灼无计之际，惟有期望副使能筹得一条善策。

他的副使选自相国寺，法名钓云。

“都只为当时存着侥幸之想，以为明朝不至于坚持十年一贡的约定，必能通融。如果受命之初，能多想一想，万一不准入境怎么办？又何至于有今天的烦恼？唉！”

“正使亦不必过于自责。麻烦已经惹上身了，只有想法子应付。”钓云沉吟了一会，用极其自信的语气说：“今日之事，绝无回国之理！劳而无功，不但对幕府及各地诸侯，无法交代，只说四条船上的人，徒劳跋涉，肯甘心吗？”

策彦周良默然。考虑久久，觉得钓云所说的“绝无回国之理”，无可更易。但是不回国又如何呢？“在这双屿待一年，”他问，“明年再侥幸一试？”

“是的，我想明年一定可以如愿。”

“就算能如愿，这一年又怎么办？莫非真的将可以公然贸易的货物，当私货出手？”

“我看，”钓云很直率地答道：“恐怕非这么办不可了。”

“货款呢？收不回又如何？”

“那——”钓云不再说下去，只显露出极诡秘的微笑。

策彦周良心底泛起浓密的疑云，猜想他是受了汪直的煽惑，很想严词厉声地告诫他一番，但一转念间，神色和缓了，“也难怪你！”他说，“你哪知道明朝那些船主与贵官们的机关！等我说与你听。”

从废止“宁波市舶提验司”以后，凡有私船到海口，都由许栋等人作居停，名为船主。此辈经手私货，往往不付货款，催急了不是避而不见，便是推在沿海一带的“贵官”身上，说他们仗势欺人，背勒货款不发，无奈他何！

这可能是实情。所谓“贵官”，其实是告老或者休致的官员。明朝的规制，罢官之后，必须回乡，在原籍便是绅士。明朝的乡绅权势极大，干预公事，鱼肉乡民，往往无恶不作，“黑吃黑”吞没私货，亦是常有之事，无足为奇。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货主自然在近岛坐索，舶主的供应渐渐不足，逼他们上岸掳掠，这就是倭患的由来。当然，上岸首先要找来算账的，便是那些贵官。而贵官可以运用权势，指责地方大吏，“倭寇逗留近岛，朝廷三令五申，加强备倭，你们就是这样坐视不问吗？”

这是“义正辞严”的责备，地方大吏不能不尊重，于是调兵遣将，准备进剿。而此时贵官又反过来卖好于货主了。

“他们是拿泄露军机来卖好。”策彦周良向钧云说，“譬如说，你带了一批人上岸，硬占了他们一个村庄，这时候他们就会来告诉你，官军定在哪一天进兵包围？有多少人？领兵的是谁？劝你赶快走。同时好言安慰，拍胸担保，下次一定结算清楚。这时候就容不得你选择了，只有赶快下船。”

“这，我就不明白了！”钧云困惑地问，“那些贵官为什么要这样翻云覆雨？既然能够策动官兵，一不做，二不休，借刀杀人，不是永绝后患了？”

“钧云君，你真太老实了，连这一点都想不通。如果他们那样做，以后还有什么人替他们带硫黄、苏木、扇子之类的私货来？”

“啊！原来是要留下后步。骗一次不满足，还想骗第二次，那也太狠了。”

“对了，他们就有那样狠。”

“然则，我们的人就甘心一再受骗吗？”

“问得好！钧云君，你倒想想，如果是你身历其境，你会怎么做？”

“很难说。”钧云答道，“人总是人，容忍是有限度的，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只怕会失去理智。”

“原来你也这么想！”策彦周良点点头说：“平心而论，明朝的所谓倭患，虽不尽是这样的情形，而这样的情形，实在不少。一到那地步，中国的百姓固然遭殃，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到头来，在明朝官军围剿之下，作了异乡之鬼，连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何苦？”

“可是，汪直不是这么说——”

钧云终于露了马脚，如策彦周良所猜想的，是受了汪直的蛊惑。此时虽想缩口，却不可能，经不住策彦周良的逼问，说了实话。

“汪直告诉我：明朝的乡绅，为富不仁的居多。他说：‘我们既以侠义自命，应该劫富济贫，痛痛快快干一场，这一年的生活，当然也就不发愁了。’他又说：‘明朝的官兵，一无用处，以倭刀之利，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我想，我们既然不能回国，总要想个维持生活的法子，只要适可而止，亦不妨偶尔为之。”

“不可以！”策彦周良断然决然地答复，“怎么样也不可以。汪直如果肯帮我们的忙，我倒想他做一件事。请你去问一问看。”

“是！请指示。”

“我想写一封信给朱巡抚，请他体谅远人，代为人奏，准我们先期而贡。”

“这怕没有什么效果。不过，正使既这么说，我就跟汪直去商量，这样一件小事，他没有不帮忙的道理。”

一个月之后，朱纨根据策彦周良的要求，转请朝廷定夺的奏疏，得到了批示，授权朱纨便宜行事。这是他意料中的结果之一，因而成竹在胸，立即命中军传令，召卢镗到杭州议事。

卢镗此时在宁波坐镇，奉到命令，由陆路星夜急驰，渡过钱塘江抵达北岸，即是杭州。时已入夜，先遣快马到巡抚衙门里禀报，请示接见的时刻，答复是：巡抚从中午起就不断在问，卢将军到了没有？此刻还在“签押房”中，秉烛相候。

听得这话，卢镗不敢怠慢，带着满头大汗，一身征尘，疾驰巡抚衙门。早有朱纨的亲信家丁在辕门外等候，一下马便由角门引入，穿过夹弄，直到后花园。

卢镗不免奇怪，“不是说，巡抚在签押房等我吗？”他问。

“先生在签押房，一面批公事，一面等将军。听说将军刚刚过江，专程赶来，料想还不曾用晚饭，已关照小厨房预备下了。天气太热，请将军先入浴，再用饭，休息一会，再谈公事。”

是如此体贴的长官，卢镗心感不已。再想到自己为朱纨所识拔，特地由福建调到浙江，赋予备倭的重任，更油然而生报答知遇之心，便即问道：“你可知巡抚宣召，为了何事？我心里好有个准备。”

“回将军的话，”那家丁答说：“我不知道。就知道也不敢说；不然‘上头’发觉了，我还要脑袋不要？”

话很率直，但卢镗反觉欣慰。过去的几位长官，似都不知“隔墙有耳”这句俗语，对左右随从，更无丝毫顾忌，任何机密军情，皆是信口直言，以致通倭的土豪劣绅，对于官方动态，明若观火。进剿之师刚发，被剿之匪已逸，不仅徒劳无功，甚至反有遭受伏击之危。如今朱纨能注意到这一点，严厉约束左右，实在是件太好的好事。



等入浴用饭已罢，卢镗被邀到月台与朱纨相见。朱纨葛衫羽扇，十分潇洒，先问旅途劳苦，再问地方情形，从容自在，倒仿佛久别的好友重逢，有着说不完的闲话。

卢镗可忍不住了，“大人，”他说，“奉召——”

“呃哼！”朱纨假咳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随即环视四周，向侍候汤果茶水的两个丫头、一名书童吩咐，“都退下去！不叫你们，不必过来！”

戒备如此严谨，卢镗大起警惕之心，不由得也四下探索，但见十丈方圆的一个大月台，除了一几两椅和他们俩以外，就只有中天一轮皓月相照，空磊磊地显得十分清寂。

“卢兄，”朱纨用很轻细很清晰的声音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我打算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

卢镗知道，“去外国盗”云云的那几句话，是朱纨奏疏中的警句，如今说是从易处着手，当然是“去外国盗”。但策彦周良等一行，眼前以贡使身份，并无海盗行为，何可用兵剿灭？

正在这样疑惑时，朱纨却又开口了：“卢兄，你监视双屿的部署我不十分明白，舟山一带的形势我不熟，所以你报来的公事，我亦无法判断，是不是妥当？”

“是！”卢镗举头望一望月色，踌躇着说：“不知道大人看得清楚，看不清楚？”

这表示他要画图说明。朱纨觉得月色如银，照明足够，便即答道：“不要紧，我看得清楚。”

于是卢镗抓一把杭州有名的土产，佐茶消闲的香榧在手里，推开几上茶碗，放一粒香榧说道：“这是舟山。”又放一粒：“这是六横岛——”

六横岛东北，舟山之南，有个小岛，便是双屿。此外星罗棋布的礁岩洲屿，不计其数，有些可供渔舟暂泊，有些可容逋客躲避。其间形势有险有易，凡是能扼守水道的要地，卢镗都派了劲卒戍守。当然，最主要的是舟山。

舟山是北起浙江与江苏接界的洋面，南迄象山，这一连串岛屿中最大的一个，是定海县的县治和定海卫所之所在，一向是东南海防的要地。卫所在定海县城东北，有座城名为翁山城，相传春秋时越国灭吴，即将吴王安置在此处；如今是水师哨船的主要基地，卢镗派有重兵驻守。

在翁山城以东八十里，亦即舟山东面的尖端，地名沈家门，有极好的港湾，原来亦是水操之地，却久已废弃。最近卢镗奉命监视双屿，亲自巡海考察，认为沈家门的地形，扼东来海道的咽喉，格外重要，因而整理旧寨，调驻精兵，作为监视双屿的主要凭借。

听罢卢镗的报告，朱纨对舟山列岛，特别是双屿周围的情势，已有相当的了解，也就是有相当安慰。不过他仍然觉得有一点必须要得到确实的答复。

“照现在的情形看，双屿四面皆受包围，可是，围得住吗？”朱纨紧接着说，“我的意思是，可有不曾想到的漏洞？”

卢镗不即回答，仔细想了一会，方始回答：“那里的岛太多，左弯右曲，到处是路。土匪在那里盘踞了多年，地形之熟，自不待言。漏洞一定是有的，不过，我敢说的是，几处宽敞的海道，我都派兵封住了，换句话说，纵有漏洞也不大。”

“好！”朱纨非常满意，“只要你说实话，我就相信你必能实事求是，尽一日之力，有一日之功。现在有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很难把握，而且把握不住，你的身家性命，可能都葬送在这里头。卢将军，你的意思怎么样？”

“大人，”卢镗挺一挺腰，毫不考虑地答道：“大人怎么说，我怎么做。死而无怨。”

朱纨将身子往后一靠，两臂往左右撑开，那神态是轻松得忘形了：“有你这句话，我知道一定会成功，成功定了！”

“大人，”卢镗倒是敬畏的表情，“请，请示下。”

朱纨点点头，将自己的竹椅拉一拉，紧挨着卢镗说道：“朝廷已有旨意，日使先期入贡，应该不应该入海口，许我便宜行事。我想把日本的贡船放进来，下一步就要靠你了。”

卢镗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只说：“全凭大人做主。”

朱纨点点头，声音提高了——其实也不过平常交谈的声音，只以夜深人静，又在空庭，所以能够传远，“我想这样，让策彦周良带着他的船跟人到宁波。”他说：“不过，策彦周良应该立具切结，下不为例。”

“是！”卢镗接着又问：“上岸以后如何？”

“上岸么？”朱纨的声调拉得很长，同时抛过来一个眼色，“上了岸，还是要等，到期进京朝贡。”

这就使得卢镗大惑不解了。第一、是他的那个眼色，不知具何用意？第二、策彦周良的从人有六百之多，在宁波等候入贡，将须两年，这一笔嚼裹的费用，实不在少，由何而出？而且不管公库支給，还是地方摊派，总是中国人的钱，凭什么无缘无故白养他们两年？

想到这里，便要动问，话到口边，蓦然警觉，朱纨的那个眼色，是示意他可能有人偷听，出言必须谨慎。因此，他改变了主意，尽管在心中存疑好了，此时不宜多问。



于是，他亦报以眼色，同时恭敬地答一声：“是！”

朱纨点点头，是嘉许他领会了自己的意思，接着又说：“我请你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这件事要做得圆满，全仗大力。”

“大人言重！”卢镗欠身答道：“但请吩咐，卢镗必尽力而为。”

“好！”朱纨很清晰地指示：“首先，你要把策彦周良找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朝廷虽授权我便宜行事，其实我这样做，担着极大的干系。如果他愿意这么做，亲自写下切结，以后决不会先期入贡，否则宁遭驱逐而无怨，你就派兵护他上岸，安置在嘉宾馆。货存于船，船泊于江，你须派人严加看守，防他们走私上岸。”

“是！”卢镗很谨慎地说：“大人成全远人的苦心，想来策彦周良定会感激。不过，万一不识抬举，又如何处置。请大人明示。”

“那要看你了！卢将军，”朱纨问说：“万一翻脸，你能不能把他们撵走？”

“大人，”卢镗答说：“这力量是有的。”

“现在要谈双屿了！”

说了这一句，朱纨的声音又低了，靠近卢镗，秘密指授机宜，直到三更时分，方才结束谈话。

“我完全知道了，到时候，我自会抓紧部署。”卢镗起身说道：“大人请放心。我告辞了。”

“好的！你明天就动身吧！中秋在宁波见。”

第二天一早，卢镗渡江而下，仍回宁波。两天以后，方始派遣畅晓日语的通事，驾一叶小舟到停泊在双屿的日本贡船上去联络，而这时，汪直所派，为策彦周良到杭州投书的专差，亦正好赶回双屿。

这个专差姓毛，他的伙计都叫他毛猴子。这不仅因为他的形态似猴，更因为他机警好动，身手敏捷，人而兼有猿猴的特性，因此得了这么一个外号，也因而成为汪直的心腹。这就可想而知，汪直派他到杭州去为策彦周良投书，绝不止于表面所看得到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差使，而是另有打探机密的重要使命在身。

毛猴子不辱所命，带回来的机密相当丰富。除了朱纨那天与卢镗月下密谈，左右所能听得到的话，完全知道以外，另外打听到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朱纨定在中秋节前，到宁波视察。而且已下了命令，犒赏戍守前线的将士，巡抚衙门已行文绍兴府，征购五十斤一坛的黄酒六百坛，限中秋节前三天，